

在全球，她的侦探小说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出版

在西方，她的侦探小说重印达数百次

总印量仅次于《圣经》的一套经典巨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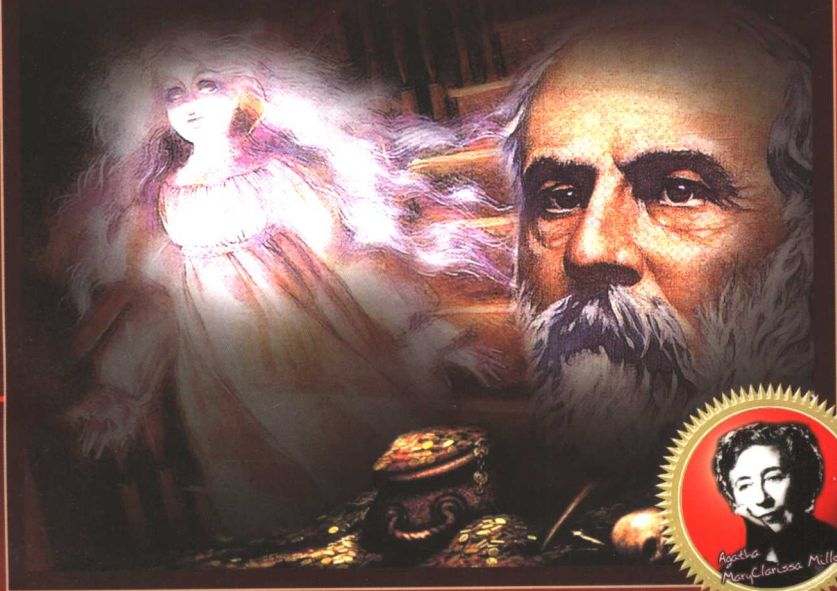
珍藏版本

宋刚/译

# AGATHA CHRISTIE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

# 斯塔福特疑案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RenMin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斯塔福特疑案/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/〔英〕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—204—03439—2/I·13

I. 斯… II. 斯…

## 斯塔福特疑案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

责任编辑: 李楠

封面设计: 胡艺

---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经销

---

版 (印) 次: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980 千字

印张: 18

书号: ISBN 7—204—03439—2/I·13

定价: 30.00 元

# 斯塔福特疑案

# 目 录

## 斯塔福特疑案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斯塔福特邸宅    | (1)   |
| 第二章  | 神秘莫测的口信   | (11)  |
| 第三章  | 五点二十五分    | (22)  |
| 第四章  | 纳拉科特警督    | (27)  |
| 第五章  | 埃文斯       | (34)  |
| 第六章  | 三王冠旅馆     | (44)  |
| 第七章  | 遗 嘱       | (53)  |
| 第八章  | 查尔斯·恩德比先生 | (62)  |
| 第九章  | 月桂邸宅      | (70)  |
| 第十章  | 皮尔逊一家     | (79)  |
| 第十一章 | 埃米莉开始调查   | (89)  |
| 第十二章 | 逮 捕       | (100) |
| 第十三章 | 斯塔福特村     | (106) |
| 第十四章 | 威利特母女俩    | (112) |
| 第十五章 | 造访伯纳比少校   | (121) |
| 第十六章 | 里克罗夫特先生   | (129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珀西豪斯小姐        | (138) |
| 第十八章  | 埃米莉造访斯塔福特邸宅   | (149) |
| 第十九章  | 种种推测          | (158) |
| 第二十章  | 造访詹尼弗姨妈       | (168) |
| 第二十一章 | 恩德比先生与柯蒂斯太太长谈 | (180) |
| 第二十二章 | 查尔斯夜探斯塔福特邸宅   | (196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哈兹穆尔邸宅        | (202) |
| 第二十四章 | 纳拉科特警督探讨案情    | (210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德勒咖啡馆         | (220) |
| 第二十六章 | 罗伯特·加德纳       | (226) |
| 第二十七章 | 纳拉科特采取行动      | (234) |
| 第二十八章 | 皮 靴           | (240) |
| 第二十九章 | 重演转桌祈灵        | (249) |
| 第三十章  | 埃米莉的解释        | (262) |
| 第三十一章 | 谁是幸运儿?        | (269) |

###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我去斯泰尔斯      | (277) |
| 第二章 | 七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七日 | (292) |
| 第三章 | 悲惨之夜        | (302) |
| 第四章 | 波洛的调查       | (311) |
| 第五章 | “那是番木鳖碱吗?”  | (335) |
| 第六章 | 审 讯         | (366) |
| 第七章 | 波洛实现了他的诺言?  | (381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章 新的怀疑·····   | (395) |
| 第九章 鲍尔斯坦医生····· | (415) |
| 第十章 逮 捕·····    | (432) |
| 第十一章 起 诉·····   | (450) |
| 第十二章 最后一环·····  | (471) |
| 第十三章 波洛的解释····· | (483) |

## 第一章 斯塔福特邸宅

伯纳比少校穿上胶靴，扣好大衣领子，又从门边的架子上拿起一盏风灯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他那幢平房的大门，从缝隙里向外窥视。

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典型的英格兰乡村景象，恰如圣诞贺卡上的图画，或者传奇剧的舞台布景：白雪皑皑，银妆素裹。

纷飞迷漫的鹅毛大雪已经在整个英格兰下了四天四夜，眼下积雪无边无际，不是那种只堆积几英寸厚的小雪，而在这达特穆尔高沼地的边缘，积雪已经厚达数英尺。全英格兰的住户们都因为供水管道冻裂而苦不堪言，如果能有个朋友是管道工，哪怕是管道工助手也好，这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殊荣。

位于高沼地边缘的这个小小的斯塔福特村，历来与世

隔膜，而现在则完完全全地断了尘缘，严酷的寒冬变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难题。

然而伯纳比少校对严寒却无所畏惧，他是个坚韧的硬汉子。哼了几下，又嘟囔了一声之后，他便迈着军人的步伐，闯入风雪之中。

他的目的地并不遥远，只消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走几步，然后拐进一扇大门，再爬上一个没有铺满白雪的小坡，便来到一幢相当大的花岗石建筑前面。

穿戴得整齐厚实的女仆打开了大门。少校脱去暖和的英国呢大衣和胶靴，又把那条很旧的围巾解开。

他打开一扇门，走进屋去。那里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不禁使他有了一切皆空的虚幻感觉。

虽然才是下午三点半钟，窗帘却已全部拉下，电灯也开着，壁炉里大火在熊熊燃烧。两个女人身穿下午用的工装，站起身来迎接这位身强力壮的老兵。

“你能出来真是太好了，伯纳比少校。”年纪大的那个女人表示欢迎。

“这没什么，威利特太太，这没什么。你这样说我真高兴。”他跟两个女人逐一握手。

“加菲尔德先生就快来了，”威利特太太说，“杜克先生和里克罗夫特先生也说要来，可这种鬼天气嘛，谁也料不定里克罗夫特先生这把年纪的人到底能不能来。真是的，天气实在糟糕透顶。总得干点什么事情让自个儿高兴高兴吧。维奥莱特，往火里再添块木柴！”

伯纳比少校颇有骑士风度地应声而起：“请允许我帮你



添木柴，维奥莱特小姐。”

他动作熟练地往壁炉里投了一块木柴，又坐回到女主人人为他准备的扶手椅上，一边偷偷地打量着这间屋子。几个女人就可以改变屋子所有的特点，这使他大为惊异，因为这几个女人显然并未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

斯塔福特邸宅是约瑟夫·特里维廉上校从海军退役后建造的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。他是个很殷实的人，而且一直就希望能在达特穆尔定居。最后他选中了斯塔福特这个小小的村子。该村不像别的村子和农庄，并不位于河谷地带，它就在达特穆尔高沼地边缘，位于斯塔福特灯塔山的山麓下。他买下一大片地，建造了这幢舒适的邸宅，自备小电站和抽水用的电泵，这可以节省不少劳力。然后，为了便利，他又沿着巷子修建了六幢平房，每幢占地零点二五英亩。

靠近邸宅大门的第一幢租给了他的老朋友约翰·伯纳比，其余的则悉数出售，因为有些人出于某种选择和需要，想住在远离尘嚣的乡野之处。这个小村子还有三幢外观虽然漂亮却已破败的别墅，一家铁匠铺，一个兼卖糖果的邮局。最近的小镇是埃克桑普顿，离这儿不过六英里，有一条陡直的下坡路直通该镇，名叫达特穆尔大路，路上竖起一块老幼皆知的警告牌，上面写着：驾车者请挂低档。

特里维廉上校的确是个殷实的人，尽管如此，他却依然爱钱如命，也许这正好是由于殷实之故吧。十月底的某一天，埃克桑普顿镇的一位房屋代理商写信给他，询问是否愿意出租斯塔福特邸宅。一位房客已经为此做过咨询，想租用一个冬季。

首先涌上特里维廉上校心头的想法是拒绝出租，继而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。房客是威利特太太，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个女儿。最近刚从南非回来，想在达特穆尔租用一幢房子过冬。

“妈的，这女人一定是发神经了。”特里维廉上校说，“呃，伯纳比，你对这件事有何想法？”

伯纳比的想法跟他几乎是如出一辙，那回答非常果断有力。“你无论如何是不想出租的，”他说，“让那个蠢女人上别的什么地方去吧，我看她准是想来这儿挨冻。想不到也是从南非来的。”

此话一经出口，特里维廉的金钱情结便被勾了起来。在隆冬时节出租房屋，平时连百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。他此刻想知道房客究竟愿意出多少房租了。

房客愿意一周付十二几尼的租金，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。特里维廉上校去了趟埃克桑普顿镇，在镇郊租了一幢每周两个几尼租金的房子，把斯塔福特邸宅交给了威利特太太，并且预收了一半租金。

“这个傻瓜跟她的钱很快就要分手了。”他嘟囔道。

不过，今天下午伯纳比偷偷地对威利特太太察颜观色时，却在暗暗地思考着。他认定这个女人绝非傻瓜。她身材高大，举止笨拙，然而她的容貌透露出的却绝非愚蠢而是睿智。她穿着打扮有些过分，说话是一口刺耳的南非腔，而且对此番远行归来颇感满足。她显然很有些钱，对这一点伯纳比已经考虑过不只一遍，他认为整个事情看来是有点荒唐，因为她显然不是那种安于寂寞的女人。

作为邻居，她表现出的友好几乎令人感到窘迫。她邀请所有的人去斯塔福特邸宅聚会，而且总是要求特里维廉上校别像出租了房子那样对待那幢邸宅，可是特里维廉上校却不喜欢女人。据说他年轻时曾被某个女人抛弃过。他固执地拒绝她每一次的邀请。

威利特太太搬进邸宅已经有两个月，村里人对她们母女俩的到来所感到的惊讶也已经烟消云散。

伯纳比素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他只是继续细心地观察着这位女人，显然并不想闲聊。他认为威利特太太不过是想让人看起来觉得傻乎乎的罢了，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于是他便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结论。他的目光落到维奥莱特·威利特的身上。漂亮妞儿——当然啰，是有些骨瘦如柴的模样——姑娘们时下全是这样儿。一个女人看起来不像个女人，那有什么好？报上也在说身体曲线又再度时髦起来，也是该时髦的时候了。

他努力使自己打起精神来，找话茬儿。

“我们原先担心你会来不了，”威利特太太说，“你这样说过，还记得吧。后来你说能来，我们可真高兴哪。”

“是星期五嘛。”伯纳比少校说，语气中带着明确无误的味道。

威利特太太有些茫然不解的样子。

“星期五？”

“我每个星期五都要去看特里维廉上校，他每个星期二来看我。这样做已经好几年了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住得如此之近嘛——”

“成习惯了。”

“可现在仍然这样做吗？我是说他眼下住在埃克桑普顿镇了。”

“打破习惯确实可惜，”伯纳比少校说，“我俩那些个傍晚总待在一起，真令人怀念哪。”

“你喜欢搞点什么比赛吧，是吗？”维奥莱特问道，“譬如杂技啦，填字谜啦，如此等等。”

伯纳比点了点头。

“我喜欢填字谜，特里维廉喜欢杂技。我们各有所好，挺认真的。上个月填字谜比赛我还赢了三本书呢。”他自告奋勇地说道。

“啊，真的。太有意思了。那些书都有趣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还没读呢。看来可能是没什么意思吧。”

“是赢得那些书才重要，是吗？”威利特太太含糊不清地问道。

“你怎么去得了埃克桑普顿镇呢？”维奥莱特问道，“你订没有车啊。”

“我走着去呗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不当真吧？有六英里远呀。”

“正好锻炼锻炼。十二英里又怎么样？只会让人身体健康能健康才是大事儿呢。”

“真的，有十二英里啊。可你和特里维廉都是了不起的运动员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以前经常一块儿去瑞士，冬季就搞冬季运动，夏季就去爬山。特里维廉滑冰可真棒。现在我们都老了，那些运动

是没法搞了。”

“你还获得过军队网球赛冠军，对吧？”维奥莱特问道。

少校满脸绯红，像个小姑娘似的。

“谁跟你讲的呢？”他嘟囔着问道。

“是特里维廉上校告诉我的。”

“乔让闭口不谈的，”伯纳比说，“他太饶舌了。现在天气怎么样了啊？”

维奥莱特觉得让他发窘有些过意不去，她跟着他走到窗前。他俩拉开窗帘，望着外面一派肃杀的景象。

“还要下雪，”伯纳比说，“而且会下得很大，我看准是这样。”

“啊，太令人兴奋了，”维奥莱特说，“我认为雪可真够浪漫的，我以前从没见过雪。”

“供水管道冻住了就不浪漫了，傻孩子。”她母亲说。

“你过去一直是住在南非吗，威利特小姐？”伯纳比少校问道。

姑娘身上原有的一点活力突然消失。开口回答时，她显得十分拘谨。

“是的，这是我头一回离开南非，我觉得又害怕又高兴。”

待在这高沼地的乡村里无亲无友会令人高兴吗？这种想法实在可笑之至。他不明白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？

门开了，女仆宣布道：

“里克罗夫特先生和加菲尔德先生来了。”

来者之一是个上了年纪的干瘪小个头，另外一个则是

红光满面的年轻人，活像个男童。

年轻人先开口说道：“是我带他来的，威利特太太。我说过保证不会让他给埋在雪堆里的。哈哈，我说哇，这一切简直是妙不可言，圣诞节的木柴在熊熊燃烧啦。”

“正像我这位年轻朋友所说的那样，承蒙他的指引，我才能来到这儿。”里克罗夫特先生一边跟人握手，一边煞有介事地说道，“你好，维奥莱特小姐。这天气可真是正合时令呀——恐怕是太合时令了吧。”

他一边朝炉火走过去，一边对威利特太太说话。罗纳德·加菲尔德则缠住维奥莱特说个没完。

“我说，咱们能不能上哪儿溜冰去？附近有池塘吗？”

“我看挖路才是你惟一的运动吧。”

“我已经挖了一上午了。”

“哦，你可真行啊。”

“别笑话我好不好。我满手都起水泡了。”

“你姨妈怎么样啊？”

“噢，还是老样子。有时候她说自己好多了，有时候又说更差了。但我认为她一直就是老样子。那种活法可糟透了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每年我都在想她能不能就这样过下去，可她却依然是老样子。如果圣诞节时你不围着她打转，她准会把钱全捐给弃猫收容所的。她自个儿就收养了五只无家可归的猫。你知道吧，我只好抚摩那些个小畜牲，假装自己也很溺爱它们。”

“我比较喜欢狗。”

“我也是。任何时候我都喜欢狗。我是说狗就是——呃，

狗就是狗呗，你知道吧。”

“你姨妈从来就喜欢猫吗？”

“我想老处女全会变得像猫儿似的。喔，我可恨死这些小畜牲了。”

“你姨妈可是个好人呀，只是有点让人感到害怕。”

“我也认为有点让人感到害怕。有时候她简直想把我的脑袋给拧下来。以为我是没脑筋的，你知道吧。”

“不会真是这样吧？”

“哦，小心，可别那样说。许多人看上去跟傻瓜似的，可暗地里却在嘲笑别人呢。”

“杜克先生来了。”女仆宣布道。

杜克先生是最近才迁居到这儿的，九月份买下了最后一幢平房。他是个大块头，沉默寡言的，对园艺非常热衷，跟他是邻居的里克罗夫特先生则爱鸟，也很理解杜克先生。杜克先生当然是个极好的人，一点也不摆架子，但是毕竟很有点，呃，很有点什么呢？他也说不上来。也许是个退休的商人吧？而里克罗夫特先生则对这种舆论力加批驳，毫不留情。

但是谁也不愿去向他作咨询，人们的确也认为还是以不知底细为妙，因为如果有人了解底细，那就会感到难堪，在这么小的村子里，人们彼此之间是不会陌生的。

“这种天气就不步行去埃克桑普顿镇了吧？”他问伯纳比少校。

“不去了。我想特里维廉也认为我不会去的。”

“真是太糟糕了，对不对？”威利特太太一边说，一边打

了个冷颤，“就埋葬在这儿，年复一年的，那可真是太糟糕了。”

杜克先生飞快地朝她瞥了一眼，伯纳比少校也饶有兴致地凝视着她。

这时，女仆把沏好的茶送进客厅里。



## 第二章 神秘莫测的口信

喝完茶之后，威利特太太提议打桥牌。

“这儿一共六个人，其中两个人可以待会儿再参加。”

罗尼的眼睛睁大了。

“你们四位先打吧，”他说，“威利特小姐和我待会儿再参加。”

然而杜克先生说自己不会打桥牌。

罗尼的脸色沉了下来。

“我们可以轮换着打。”威利特太太说。

“那么就来临桌祈灵吧，”罗尼建议道，“今晚可怪吓人的，你记得吧，我们前天也这么说来着。在来这儿的路上，我和里克罗夫特先生也这样说起过。”

“我是精神研究协会的会员，”里克罗夫特先生一丝不苟地解释道，“我可以纠正这位年轻朋友讲错的地方。”